



无声的 修理铺

□伍里川

小区群里有人问，“哪儿有修鞋子的？”

这的确是一个问题。有些鞋子属于那种不想扔的，但不想扔的结果是，想找到修鞋子的不大容易。

“找哑巴夫妻啊，便宜，工好。”有人说。

看到有人和我一样保持着某种记忆，我会心一笑，看来他们还做着。

哑巴夫妻有一个修理铺，在小区两三公里之外。步行过去，也就二十分钟的样子。

我的旧房子，就在修理铺的斜对面。这里是一条老街，这里的人都喊他们哑巴夫妻。按照正式的称呼，似乎不该喊“哑巴”。但我知道人们喊“哑巴”时，是善意的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同学们喜欢讨论谁最可怜，是聋哑人、瘸子，还是瞎子。答案有时是瞎子，有时是瘸子，有时是聋哑人。我们无数次地讨论这些，只是因为好奇。

盲人会算命，这在旧日乡村不稀奇。如今，盲人按摩店街上开了不少。但聋哑了还干活并且干出名气，哑巴夫妻是我见过的第一例。

当我换房换到现在的地方时，就远离了哑巴夫妻。这一晃就十多年了。

但只要生活里的某些难题一出现，我和老婆多会来一句：找哑巴啊。

哑巴夫妻能修很多东西。电瓶车、自行车，都能修，还可以配钥匙。铺子里堆着满满当当的各种器材，意味着他们能做很多活。如果说他们很有才华，似乎也不过分。

到了店铺，他们会给你一张旧报纸，找空白处写你要干什么。但现在的人笔头懒，写字少，不擅手书表达。表述不清的时候，哑巴夫妻会打手势咿咿呀呀地和你交流，直到搞清楚。看上去有点接头的意思。

柜台上的报纸上写满了字，落着无数家庭的小心事。

看不出来哑巴夫妻的主业是什么，他们修得最多的是鞋子。我在他那里修过几双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他们修鞋子，修得仔细。如果是在鞋帮上扎线，绝不会留下令人难堪的线头。那些线似乎是某些可以掌握的脉络，被他们随心所欲。很多细节都能证明，哑巴夫妻的智商颇高。

很多生意人都住铺子里，但他们不住铺子里。听说他们很早就买了房。

没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，何时来的这里。我们也没有见过他们的亲戚朋友出现，但他们有娃。我每次见到那娃，那娃都在

写作业。

那娃长得挺好，白白净净，像哑巴多一点。其实哑巴长得挺好看，他没事也喜欢甩一下头发。只不过他的头发蓬乱，又常被汗水“焊”住，甩起来没有“海飞丝男人”好看。

群里有人提问，“夫妻都是哑巴，孩子会说话吗？”我不忍心问这个。我认定那娃健健康康没毛病，但我平时确实没听说过那娃的声响。我跟自己“解释”的是，那娃忙作业，没时间和父母交流，何况哑巴夫妻太忙了。

搬到新家之后，我们请哑巴夫妻换过一回门锁。有一次，新换的锁出了点问题，就喊他们修。我到铺子里写了半天，也写不清楚。很多时候，文字表述是费力甚至是无力的。

“要不上门看看吧。”我写。

哑巴和老婆用手语无声地比划了一会，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，他派了老婆跟我车走。也就一瞬间，我发现了哑巴眼睛里的不安与不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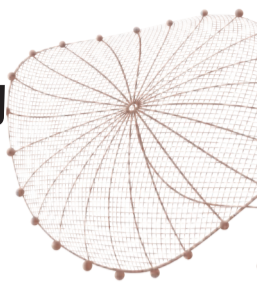
锁很快修好了。给她递过去水果，她推了。

我知道哑巴夫妻很喜欢吃水果。有一次在他们铺子换电动车的车胎，哑巴一个人在铺子里忙。半晌工夫，哑巴的老婆回来了，手上拎了一袋枇杷。枇杷很小，有点干。她仔细剥了皮，让给哑巴吃。

哑巴示意手脏，她就往他嘴里送。他推让不过，吃了。果汁顺着嘴角流了出来。他擦了，笑了。

码头上的 渔网

□虞燕



在海岛，到处可见渔网，尤其是码头及码头附近。拖风网、围网、拖虾网、大捕网、雷达网、流网……那些用尼龙、聚乙烯、聚酯等合成纤维织成的网，要么堆如座座小山，要么像巨蛇趴于路的左右两边，逶迤着伸向远方。

来自深海的腥腥气味四处弥散，熟稔地混杂进岛上的空气里。

鱼鳞、虾皮、藻类粘附于网，似在证明，这是过滤过无数次海水的渔网，是见识过无数种海洋生物的渔网，更是捕捞过无数鱼虾蟹的渔网。就在前不久，它刚刚满载渔获，被从幽暗的深海拔起，竭力将肚里的货物倾吐于甲板后，瘫软一旁。它被鱼噬咬，被钝器割裂，被船沿蹭刮，网线断得横七竖八，网眼撕扯成硕大的破洞，捕捞过程的壮烈，可想而知。渔网上缀了各种浮子。浮子以圆、椭圆、圆柱形为主，大小不一，颜色竟有点养眼，米白、奶黄、橘色、砖红、蓝色……这让原本深沉的渔网有了些许活泼的气质。若稍稍留意，会发现浮子上也伤痕累累，有的甚至缺了一块或断成一半，仿佛跋涉了千山万水，还受到过阻击和追杀，与不再鲜绿的灰旧裂破的渔网如此相配。

渔网和浮子犹如一对患难兄弟，枝叶相持，相依为命，你牵着我，我依着你，拼杀于茫茫大海，几番恶战之后一起回陆上休养。

补网的渔妇陆续到来，端着小马扎，挎着装满了梭子的篮子，安静地散落在渔网间。她们头上戴的草帽、盖的毛巾，样式花式皆素洁简朴，未坐上小马扎先提起梭子，那种范儿让人赏心悦目。能补网的自然是织网中的圣手，补网不同于织网，补网是补救、是修复，无章法可循，全凭经验灵活机动。渔妇拿着梭子，像医者手执神奇的针，上下翻飞间便疗愈了渔网的创口。她们顶着大太阳，顾不上时间，顾不上身旁的风景，小马扎挪过一段又一段，渔网修补了一处又一处。不知不觉，已从港口处移到了路的那头，而网跟长了大长腿似的，一直跑在前面，渔妇们互相打气：今天补不完，还有明天呢。

日头西落，无数个橙红色的光晕从水天交接处涌来，涌上渔港，涌向马路，渔网一半在霞光里，一半在隐晦处，就如它们在海里作业时，有时在幽昧的深海，有时在开阔的浅海海域。有时，在很短的时间里，这两种状态就完成了过渡和转换。

渔妇们准备收工了，水杯里的水已饮尽最后一滴，篮子里基本只剩下空梭子，她们起身，跺几下发麻的脚，身后是她们的补网之路。修补好的渔网呈半摊开姿势，静卧一边，渔妇瞥过去的目光有一点温柔，又有一丝得意。

我曾见过月光下的渔网，绿光幽幽，渔港的灯火与月光交错，四处流溢，光斑杂沓、层叠，在渔网上肆意散射。渔网像突然长满了眼睛，有了一副诡异桀骜的表情，完全不似白日里的静默温顺。

老渔民说，渔网会在某一刻活过来，毕竟，有那么多海洋生物的灵魂黏着它。

总第711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